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战役

第四卷

马 骏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四卷目录

坑道英魂——上甘岭战役	1
印支春雷——奠边府战役	55
空中滚雷——越南大空战	94
沙漠逐鹿——赎罪日之战	156
海浪汹涌——马岛大海战	226
外科手术——利比亚大空战	300
牛刀杀鸡——海湾大战	374
血腥试验——科索沃空袭反空袭作战	449

坑道英雄魂

——上甘岭战役

袁静伟

引子

1986年8月的一天，朝鲜三千里河山上空，万里无云，格外晴朗。

一架云雀式直升机，从平壤的一个军用机场起飞，向东疾驰。一小时后，降落在三八线北侧的一条山区公路上。

飞机停稳后，首先出现在舱门口的，是一位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制服的老将军。他就是当年指挥上甘岭战役的原志愿军15军军长秦基伟。

和30年前不同，这一回，秦基伟是应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休假团的一个成员访问朝鲜的。刚到朝鲜的第一天，代表团在平壤受到了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热情接见。当金主席问大家“想到什么地方去看看”时，秦基伟脱口而出：“我希望重登五圣山，重访上甘岭。”金主席很理解老将军的心情，高兴地说：“很好”，并迅速作出安排。

离开机舱，秦基伟站在山区公路上举目四望：满山青翠，鸟语花香，早已不见当年征杀血战的痕迹。望着那熟悉的山山岭岭，他忽地想起很多熟悉的名字、面孔，当年志愿军勇士们与敌人搏杀的场面仿佛又重现在眼前。

那是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它牵动着整个朝鲜战局，并因此而使全世界为之瞩目。然而，有谁能想象到，就是这样一场事关全局的战斗，竟发生在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头上。在那里，双方投入的兵力多达10万之众，其兵力密度，在近代战争史上前所未有；双方集中的火炮近千门，其中“联合国军”向上甘岭的两个小山头就倾泻了190万发炮弹，最多的一天高达30万发，而志愿军也先后发射了40万发炮弹。战斗结束后，上甘岭已被打得满目疮痍，表面工事被摧毁了，草木被打光了，坚石的坑道被打短五六米，岩石的山头被打成半米多深的粉末。双方都付出了很大代价，“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志愿军伤亡11529人。

寒来暑往，斗转星移，一晃30多年过去了。现在，又重新置身此间，难免使秦基伟回忆起当年令他呕心沥血的日日夜夜。黄继光、邱少云等勇士们的英雄壮举还是那么历历在目。身为这场大战的指挥者，他为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感到骄傲，更为打败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而感到自豪。

重访上甘岭实现了多年的夙愿，秦基伟心中高兴。虽已年逾花甲，但气力不减当年，一口气竟爬了好几个山头。直到正午时分，才在陪同人员的提醒下，依依不舍地踏上归途。返回平壤的当天晚上，秦基伟即兴赋诗一首：

五圣山麓松柏翠，疑是遍野绿钢盔。
上甘岭上寻旧部，巨石林立皆崔嵬。
四十三个夜与昼，打出军威和国威。
鲜血凝成金达莱，中朝友谊树丰碑。

——重登上甘岭

字里行间，浸透着老将军对当年那场大战的无限怀念之情，也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那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

一 十五军镇守五圣山

险关雄兵

1950年6月25日凌晨，南北朝鲜之间的内战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干涉朝鲜内战，命令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全力支持韩国军队作战。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紧急求援下，中国派出了以彭德怀任总司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0月25日，作为志愿军先头部队的40军首战韩国军队，抗美援朝战争由此揭开帷幕。

时间如过眼烟云，转眼就到了1952年春。在此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尽管“联合国军”三易主帅，并3次“跨越”三八线，但每次都被中朝人民军队打了回去。中朝人民军队先后发动5次战役，也曾3次打到三八线以南，但没能够站住阵脚。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战线仍回到了这条纬度线上。双方近200万大军在500里战线上对峙着。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上，反映参战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旗鼓相当。彭德怀在写给毛泽东主席及军委的报告中，详细地分析了形成对峙的原因并提出了今后的对策：

“联合国军”已经在南朝鲜建立起3个战略性防线。我们的兵力优于敌人，但技术装备处于劣势，一切供给都要从国内运来，加之朝鲜地形狭长，敌人兵力集中，因此，要在大步的机动战中消灭敌人是困难的。同样，敌人遭受了多次的惨败，也不敢大胆冒进。志愿军已完全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迫使敌人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这样，今后作战要以阵地战，即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为主了。

毛泽东根据战局的变化和志愿军总部的报告，在1952年2月作出了“长期相持于三八线”的估计，指示志愿军“不能让敌人过伊川线”，并明确指出，志愿军的作战方针是持久战，战术原则是“零敲牛皮糖”，要采用袭击、伏击、反击相结合的战法，大量杀伤“联合国军”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

志愿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部署重新作了调整。1952年3月26日，15军奉志愿军总部和3兵团的命令，接替友军防务，进驻平、金、淮地区，担负扼守五圣山、西方山一

线的任务。

说起15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中可算得上是一支能征惯战的劲旅。它诞生在烽火连绵的抗日战争时期，原本是太行军区的一支地方部队。1947年秋，当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序幕之时，这支部队奉命升级为野战军，组建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过长江前，又改编为第2野战军4兵团15军。在解放战争中，15军同兄弟部队一起，渡黄河、过长江、进军西南，跑了大半个中国，曾先后参加过郑州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歼白（指白崇禧）战役、西南剿匪等重大战役，屡立奇功。1951年4月，15军奉命入朝参战，正赶上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面对拥有现代化装备的“联合国军”，15军的勇士们毫不畏惧，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痛歼美2师38团于大水洞地区。五次战役结束后，“联合国军”乘中朝军队北返之机，尾追北犯，情况十分危急。15军在北返途中受命阻滞“联合国军”的追击，于芝浦里地区浴血苦战10昼夜，胜利完成掩护主力调整部署的任务，受到志愿军总部的特电嘉奖。

正因为15军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老部队，所以，彭德怀在确定由谁来防守五圣山这个对志愿军来说至关重要的战役要点时，首先想到了15军。任务布置下去以后，彭德怀又亲自来到15军，接见了15军全体干部，并语重心长地说：“这个仗不在朝鲜打，就得在国内打。咱们这辈子把仗打完，不要留给后一代。”

俗语说：强将手下无弱兵。15军在以往的战事中之所以能屡战屡胜，取得辉煌的战绩，那是因为15军有一位智勇双全、叱咤风云的统帅，他就是15军军长秦基伟。

秦基伟其人

说起秦基伟，可算得上是一员猛将。他中等身材，乌发密实，紫铜色脸膛，腰杆笔挺，目光透着坚毅和机敏。

秦基伟出身贫苦。1927年，他作为一名赤卫队员参加了黄麻起义。之后不久，参加了红军，在红四方面军中，先后担任过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及补充师师长。抗日战争后期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在解放战争中，他先是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过长江前，又出任第二野战军15军军长。秦基伟的性格特点是：争强好胜，每临大战，敢于挺身而出。由于他带领15军在历次作战中，总是勇挑重担，屡建奇功，因此，深得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赏识。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准备让他出任西南公安军司令员。部队扩编，司令部又设在重庆，这对于几十年来一直钻山沟的一位将军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使命。但当美国在朝鲜燃起战火，首批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打响出国作战第一炮时，秦基伟又坐不住了，亲自跑到重庆，当面向邓小平政委请缨，要求出国参战。

秦基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51年4月，秦基伟奉命率15军从四川出发入朝参战。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他率领部队一举突破三八线，前锋直指汉城附近；第二阶段，他命令44师插入敌阵15公里，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一举围歼美军一个团。

15军的指战员都说秦军长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其实，秦基伟在工作之余，战斗间隙，也爱跳跳舞，下下棋，尤其对下棋有着一种特殊的嗜好。他打仗爱打硬仗，下棋也爱找强手。有一天，他听说军里一个姓杨的医生棋艺精湛，司令部没人是他的对手，便叫警卫员把

杨医生找来。一会儿，面皮白净的杨医生提着药箱气喘吁吁地跑来。他以为军长要看病，没想到军长找他下棋。杨医生是从南京国民党交警总队中解放过来的，从没同像军长这样大的官下过棋，神情有些紧张。秦基伟笑哈哈地问：“杨医生，你听说蒋介石和周总理下棋么？”

“没听说过。”杨医生有点惊奇。

“这是真的哩。出国前，我在重庆开会才听说。”秦基伟一边摆着棋，一边讲起蒋介石和周总理下棋的故事：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有一天会开得很晚，蒋介石笑着对周恩来说：“太紧张了，我们下盘棋怎么样？”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和蒋介石搭过班，欣然点头说：“校长，奉陪。会上两党和谈，会下楚汉相争，蛮有意思嘛！”于是，两人便下了起来。

开局，蒋介石立刻拿起炮来，使用他平时最爱用的“大炮攻势”，连连发动攻击。周恩来沉着冷静，不动声色，避过对方锋芒，率“军”迂回前进，蒋介石见自己的“大炮攻势”非但没有压倒对方，反而使对方争取了主动，显得有些急，掏出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珠，一个棋子拿在手中，硬是放不下去，沉默了半天，棋子刚离手，就被周恩来吃掉。

周恩来吃掉蒋介石这个关键子后，乘机展开反攻，一直兵临城下，逼蒋介石丢车失马，终于主动求和。蒋介石满脸通红地说：“周先生棋高一筹，棋高一筹！”周恩来谦和地笑笑：“校长的大炮攻势很见功力，只是太轻视我的过河卒子了！”

秦基伟绘声绘色地说完，身边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杨医生的紧张情绪也顿时消失。从此，杨医生成了秦基伟的棋友。

打个“九千岁”

朝鲜半岛的阳春三月，还是天寒地冻，被美机炸得高高矮矮的树枝上悬挂着垂垂欲滴的冰珠。

自打15军进入阵地后，秦基伟曾先后三次去兵团和志愿军总部汇报情况、受领任务。志愿军总部和3兵团对15军防守的五圣山极为重视。彭德怀曾当面对秦基伟说：“敌人要动，在哪里动？可能在中线。五圣山是中线的门户，丢了五圣山，后面200公里则无险可守，所以要守住五圣山。”

志愿军第3兵团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下达了如下命令：

“不论敌人从任何地方攻击，我应坚决固守阵地，大量杀伤与歼灭敌人于我阵地前沿。”“假使敌人要夺取我每一个阵地，必须付出三倍于我以上的代价。”

像以往一样，在定下决心和确定兵力部署之前，秦基伟和政委谷景生以及军里的其他几位负责人先进行了反复研究。最后，15军党委经反复研究，定下了如下作战决心：

五圣山、忠贤山由师长崔建功、政委聂济峰率领的45师负责防守；

西方山、斗流峰，放上军的“拳头”部队，即由师长向守志、政委朱业奎率领的44师负责防守；

由师长张显扬、政委王新率领的29师，作为军的预备队，其87团配置在西方山方向44师和38军的结合部，归44师指挥。

至于军、师两级的指挥所，则是由秦基伟亲自选定的。他把45师的指挥所放在五圣山

后面的真莱洞，把44师指挥所放在西方山后面的百屯里，把29师指挥所放在44师与45师接合部的马背岩，把军指挥所设在三个师指挥所后面的道德洞。

在五圣山主峰东南约4公里处，有个小山村，叫上甘岭，在上甘岭的北面还有个山村，叫下甘岭。上甘岭和下甘岭，相距1000米。下甘岭这个地方，在五次战役前曾经是志愿军总部的所在地。彭德怀打仗喜欢“指挥靠前”，有一次，北犯的“联合国军”一直进到距离志愿军总部驻地只有几十公里。据说，毛泽东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亲自下令把志愿军总部后撤100公里，转移到空寺洞。上甘岭和下甘岭，先后三次被敌人侵占，血洗一空，房无一间，树无一棵，村子里早已空无一人。在上甘岭的两侧，有两个小山头，右边的是597.9高地，“联合国军”称之为“三角形山”，左边是537.7高地北山，“联合国军”称之为“狙击兵岭”，与“联合国军”占领的537.7高地共处一个山梁，相距仅100余米，用韩国将领的话说，“简直要彼此碰到鼻子了”。

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加起来面积只有3.7平方公里，但它们互为犄角，背靠五圣山，为五圣山前沿的重要支撑点。担负五圣山一线防守任务的45师师长崔建功，在看过地形后，曾形象地作了一个比喻。他伸出两只臂膀，抱成一个右高左低的圆圈说：“例如我这个身高是五圣山，从右边延伸出去的那条山梁就能直通上甘岭主峰597.9高地（他举着右拳比拟着主峰阵地），这胳膊弯就是‘零号’阵地；左手从山梁上延伸出去的拳头就是537.7高地了。它的南面由敌人据守着双方都无法筑城防守的青石山，战士们叫它蛤蟆嘴，因为它活像一只张口望天的蛤蟆。假如上甘岭这两个高地被占，敌人就能直取五圣山，山背后3公里的平川就无坚可守，我们就会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正是看到这两个高地与五圣山主峰之间的利害关系，所以，崔建功师长在确定兵力部署时，把45师战斗力最强的135团放在了五圣山主峰，并让135团战斗作风最顽强的1连和7连负责坚守537.7高地北山和597.9两个高地。

随后，15军党委提出：“我们要向26军学习，他们在困难条件下初步建设了阵地，为我们在平、金、淮一线防御打下了基础。我们要向右翼的12军学习，他们打坑道有经验，派来的顾问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还要向左翼的38军学习，他们入朝最早，打得最好，是‘万岁军’！”

说起“万岁军”，这里面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38军是志愿军一等主力部队，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纵队。入朝后，该军在围歼美9军的第二次战役中打穿插。其第113师动作勇猛，14个小时赶完140多里山路，先美军半小时抢占三所里、龙源里一线。在南逃之美9军和北上增援之美骑1师、英国第29旅的夹击下，该师孤军奋战，拼死坚守，致使南逃北援之“联合国军”相距不到一公里，却无法会合，保证了军主力对被围之美军肢解聚歼，取得了二次战役关键一仗的胜利。

战斗尚未结束，彭德怀便亲自起草了一份对38军的嘉奖令。文就，犹有言未尽意之感，遂又在文末补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从此，38军是“万岁军”，在朝鲜战场上盛传开来，一时间名震遐迩。

“向38军学习，他们是‘万岁军’，我们15军要打个‘九千岁’！”秦基伟为15军制定了一个奋斗目标。

于是，一个代表广大指战员心声的口号：“打个‘九千岁’！”在15军阵地上广传开来，

成了15军全体将士死守阵地，战胜强敌的巨大精神力量。

有趣的是，15军上阵地之后，在对面的“联合国军”阵地上，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15军刚一接防没几天，在五圣山对面防守的美2师情报部门，便获悉了15军的番号。消息一传开，着实使美2师的官兵们受惊不小。你道这是为何？原来，这个师的38团在一年前的大水洞战斗中，曾被15军揍得几乎全军覆灭，近300人被俘。所以，打那以后，美2师官兵一听说15军的番号，就心里发怵。这一回，听说15军又拉上来了，还未开战，锐气就先蹶了一半。

未战先挫士气，乃兵家之大忌。美第8集团司令官范佛里特得知这一情况，也是一惊，赶紧命令换防。结果，一星期后，美7师换下了美2师。

两军对阵，相距不过百十来米，但战场上一时间却显得异常的平静。然而，有经验的人都明白，正是在这沉寂之中，孕育的将是一场恶战。

二 阵地之家

“决心磨穿石头”

5月的朝鲜，春意盎然。灌木和野草的嫩芽，从被硝烟熏黑的雪被下探出头来。

伴随着春天的到来，在横贯朝鲜半岛的500里战线的志愿军阵地一侧，掀起了一股热火朝天的筑城运动。

筑城运动，是陈赓司令员来到朝鲜后，向部队布置的。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4月初彭德怀回国主持军委工作，他在朝鲜的职务则交由陈赓代理。

陈赓到前线后，首先抓了两个关键环节，一个是组织指挥问题，一个是阵地建设问题。为了解决阵地建设问题，陈赓还专门把各兵团、各军参谋长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关于筑城的会议。

陈赓谈了自己的看法：

“搞‘掘开式’是容易，就是有一条，不易保存自己。保存不了自己，也就保存不了阵地。我们现在和敌人力量对比，决定了长期性，我们必须树立长期观念。当然，打坑道要与野战工事相结合。我们有了坑道，就不怕敌人炮火猛烈，不怕敌机狂轰滥炸，敌人飞机总不能跑到坑道里来抓人吧。……”

听了陈赓的发言，大家茅塞顿开，很快统一了看法。接着，陈赓又提出了坑道建设的具体要求：既有作战设备，又有生活设备；可以屯兵，可以坚守，可以出击。“这样，对守、对攻，在战略上、在战役上和战术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15军的张蕴钰参谋长参加了志司（志愿军总部）的筑城会议。回到军里后，他于5月6日至8日，亲自主持召开了各师、团主要领导参加的筑城会议。会议决定：按先前沿，后二线、三线阵地的原则，分两步完成坑道筑城任务。会议还对坑道工程标准作了规定：坑道顶

部厚度一般应在 30 米以上；坑道宽 1.5 米；高 1.7 米……

筑城任务一级一级传达下去，没过几天，从五圣山到西方山的崇山峻岭中，即掀起了一股热火朝天的筑城运动。此时，正值美国的将军们实施他们的“绞杀战”。在战场上，“联合国军”对中朝人民军队无可奈何，就集中上千架飞机，拼命破坏志愿军的后方交通运输线，给志愿军供应造成极大困难。构筑坑道工事所需的钢钎、炸药和灯油等物资，大部分要靠前线部队自己解决。正是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志愿军的勇士们上演了一出可歌可泣的战争活剧。

“困难见我发愁，决心磨穿石头。”15 军的勇士们发出了誓言。

第 135 团 2 连负责在五圣山主峰上挖坑道，其中 5 班的任务是，挖一条 80 米长的大坑道。山上都是清一色的青坚石，钢钎一打火花四溅，石头上只留下一个白点。一根一米多长的钢钎，打不了一个炮眼，钎头就秃了。坏了的钢钎要拿到四五里外的营部去修。由于钢钎不得力，5 班的挖掘进度十分缓慢，一天只能挖进去三四十厘米。要是按这个速度挖下去，把这条坑道挖通，差不多要大半年的时间，这怎么迎击“联合国军”随时都可能发动的进攻呢？5 班的战士们真是心急如焚！

夜深人静了，劳累了一天的 5 班战士们大多已进入梦乡，只有一个战士却怎么也睡不着，他的名字叫何大发。班里缓慢的挖掘进度使他无法入睡。他想：自己是一名共青团员，应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知难而进，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第二天，何大发主动要求到营部修钢钎。他在那里仔细观察，看人家怎么烧火，怎么打钎，看了两次，他心里有了数，决心自己试试。

他想起参军前在家看铁匠打镰刀，铁匠们把打好的镰刀片，有的插进水里，有的插进泥土里，听说，冷浸的时间越长越软，浸得时间短就硬。何大发决心再做个试验。

他拿来三根待修的钢钎，作了不同的记号，同时放进炉子里烧。第一根烧好后放水中浸一下；第二根烧好后浸两下；第三根浸三下。冷却后，拿到坑道里去试用：第一根打三锤就断了；第二根没打几锤也卷刃了；第三根打了三个炮眼，尖端才有点破损。何大发终于成功了！

由于自己解决了钢钎问题，5 班的挖掘进度突飞猛进，由原来一天挖进三四十厘米，提高到日进一米左右。

生 与 死

钢钎问题解决了，可放炮用的炸药也是奇缺。

一天，排长刘月荣正领着战士们打炮眼，战士杨立喜跑来报告说：“炸药没了”！此时，美军正在搞绞杀战，要等从后方运来炸药再干，那可就误大事了！怎么办？刘月荣忽地想起前几天《战场报上》登出一条消息：第 130 团 5 连副连长庞海鱼，在西方山上拆卸敌人的瞎火炸弹，倒出炸药，解决了打眼放炮缺少炸药的困难。想到这里，他心中一喜，对战士杨立喜扬扬下巴说：“去，你带上两人，找几个瞎火炸弹回来，咱们也给他来个‘取之于敌’。”

杨立喜带两个战士，向美机经常轰炸的山沟跑去。时间不长，三人从一人多深的地下，挖出一颗 200 磅重的瞎火炸弹。

炸弹弄来了，但没人会卸，怎么办？

刘月荣明白，这不像干别的事，弄不好会丧命的。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刘月荣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是党员干部，在生死关头应该冲上去。他思索片刻，对大家说：“搞这个买卖可不是打狼，人多了不行。”他指着一个精灵的战士说：“赵杰章，你跟我去。”排长一声令下，赵杰章拿了几件工具，跟着排长向山下走去。

走到那个齐腰高的瞎火炸弹跟前，刘月荣挽起袖子，对赵杰章说：“你到那个土棱后边去，注意我的动作。如果我卸炸了，你再卸就不要这样搞了。”

待赵杰章进入隐蔽位置，刘月荣把帽子往地上一甩，吐掉嘴里的烟头，开始行动起来。

刘月荣用斧头和钢钎连敲带刮，剥去红锈，露出螺丝口。他极小心地旋动螺丝，慢慢地把那个突出部拆了下来；下头有个弹簧，弹簧下边压着一个“铁蛋”。刘排长用衣袖擦把汗，屏住呼吸，轻轻地拿出“铁蛋”，又是一个弹簧，再下边，一个黄灿灿的细长的引信露了出来。这颗炸弹会不会爆炸，就看这个小东西了。刘月荣既无经验，又无工具，面对这个凶恶的家伙，他有些紧张了，豆大的汗珠从额角上滚落下来。但他又一想：前线正急需炸药，为了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即使光荣了也值得！

想到这，刘月荣稍稍稳定一下情绪，又用衣袖擦把汗水，然后，左手执钎，右手执锤，从侧面轻轻试打，先找出旋转方向。尔后，一圈一圈地敲。这个劲可真不好使呀！重了，怕震响炸弹，轻了，又转不动。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刘月荣终于把它弄了下来。再下边，夹在黑色炸药中，还有两个雷管。捣松炸药，取出雷管，里面露出黄色炸药。

“同志们，成功了！”刘月荣高兴地跳了起来。赵杰章跑过来，把早已准备好的雨布铺在地上，然后，扛起炸弹，口冲下，摇动着往外倒炸药。正在附近施工的战士们闻声跑过来，大家看着地上的一大堆黄色炸药，丢掉手中的工具，把刘排长抬起来，抛向空中，欢呼起来！

钢钎问题解决了，炸药问题也解决了，15军的筑城进度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据统计，仅15军45师，就从美机投下的炸弹中拆出炸药3706公斤。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几个月时间过去了，15军的筑城工作也接近尾声。截止7月底，防守五圣山的45师已构成坑道306条，长8800米；挖堑壕、交通沟160条，长53000米；挖反坦克壕4条，长2100米；筑掩蔽部2400个；设鹿砦2600米；铁丝网2300米；挖粮食库洞61个，弹药库洞65个；修筑各级指挥所、观察所204个……

如此繁密的阵地配系，为以往的战争史所罕见。难怪美军的飞行员从空中侦察后，回来报告说：“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好像出现了一个长220公里，宽20—30公里的巨大蜂巢。”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志愿军指战员们费尽千辛万苦构筑的坑道工事，很快就发挥了作用。据45师统计，全师上阵地头一个月，遭“联合国军”空炮袭击伤亡532人，而到7月份已降至140人。望着那一条条能打、能藏、能生活、能娱乐的坑道，指战员们战胜强敌的信心大大增强，并亲昵地把它称为“阵地之家”。

冷枪冷炮建奇功

15军自3月份进入阵地，一连几个月都忙于挖坑道修工事。

对面的美国大兵们见志愿军阵地这边没什么动静，胆子渐渐大了起来。人高马大的美国兵们闲得无聊，有的在阵地上摔跤嬉闹，有的席地聚餐，有的冲澡晒太阳，有的搂着从韩国抓来的妓

女跳贴面舞，更有甚者，有几个大鼻子兵竟冲着志愿军阵地比谁尿得高……真是丑态百出。

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零敲牛皮糖”的指示，志愿军总部号召志愿军一线部队广泛开展冷枪冷炮杀敌运动。这对早已憋足了劲的15军勇士们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最先把志司的号召付诸行动的是驻守在537.7高地北山的45师135团1连。

1连连长，世代贫寒，穷得连个正经名字都没取上，叫王二。后来还是崔建功师长给他取了个“王福新”的大名。

别看王福新识字不多，打起仗来却有许多鬼点子。为了响应军里的号召，他和指导员王兴一商量，决定从连里挑选一批射击尖子，组成狙击小组，开展冷枪冷炮杀敌竞赛活动。

王福新把连里的人排了一下号，首先想到的是7班长邹习祥。

邹习祥，贵州黔西人，瘦小的个子，尖尖的下巴，机敏勇敢。他未参军前在家打过猎，枪法很准。

一天拂晓，邹习祥从班里的一名战士手中换了一支步枪，在交通沟里拐弯抹角，悄悄地来到本连阵地最前边的一个掩体内，透过正在消退的晨雾面对面的7师的阵地观察。不一会儿，他发现，从一个掩体中跑出来一个美国兵，大概是出来小便。邹习祥心想：今天该你倒霉。他悄悄地举起枪，把准星对准那个人影，一勾扳机，只听“叭”的一声，对面那个人影晃了晃，一头栽下山坡。

邹习祥旗开得胜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连，当天就有六七十名战士报名参加“打活靶”。

从此，你一枪，我一枪，537.7高地北山掀起了一股狙击比赛高潮。一星期下来，对面美军那个连就给打残废了，不得不撤下去重换一个连上来。这个连也没撑多久。

就这样，一个月打下来，1连竟冷枪歼敌300多人，其中，仅邹习祥一人，就用89发子弹，打死打伤美军39人。

美军阵地上往日繁闹的景象不见了，弄不清打哪儿飞来的子弹，吓得美国兵们终日躲在地堡里，连屎也不敢出来屙，都是屙空罐头盒里往外扔。非出不可的公差勤务，轮着派。派到谁，谁都是拿出百米冲刺的劲头，弓着腰顺交通壕猛跑。简直是狼狈至极！到后来，美军官兵还给537.7高地北山起了一个十分恐怖的名字，叫“狙击兵岭”。这名字甚至还被载入美国的战史之中。

1连在537.7高地北山阵地上打得热火朝天，驻守在597.9高地的7连当然也不甘心落后。

一天拂晓，7连2排排长孙占元带着易才学和罗士明两名战士，来到本连阵地最前边的两个掩体中。他们也想开开洋荤。

过了一个多小时，对面山坡上的两棵小松树忽然动了一下，紧接着，从树丛中钻出几个美国兵，他们像往常一样，蛮不在乎地从鸡雄山向小南山走去。易才学迅速瞄准了领头的大个子，待他在山坡上稍一住脚，易才学屏住呼吸，扣动扳机，那个领头的大个子像一堵墙一样应声倒地。就在这时，眼明手快的罗士明把后头的一个大胖子也敲掉了。夹在中间的3个美国兵，吓得尖叫着一头钻入树丛之中。

“打着了！打着了！”罗士明高兴地拍着自己的大腿喊。

1连和7连冷枪杀敌的消息，接连报到师指挥所，崔建功师长和聂济峰政委得知后非常高兴。为此，还专门召开了一个冷枪冷炮杀敌座谈会，会上1连7班长邹习祥介绍了冷枪杀

敌的经验。从此，一个轰轰烈烈的冷枪冷炮杀敌活动，由点到面，在前线展开了。

起初只是步兵打，后来，炮兵也参与了进去。继1连7班长邹习祥闻名全军之后，5连60炮班长王文贵又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他先后用冷炮毙伤敌67名。

更值得称道的是，15军不仅打地上的，而且还打天上的，在朝鲜战场上掀起一股步兵打飞机高潮。

第29师85团的高射机枪手高荣成，4月23日在三巨里，一匣子弹没打完，便将一架侦察机击落，并活捉了一名美军飞行员。

同一天上午，45师133团用冲锋枪将一架正在撒传单飞机打成了马蜂窝。此后仅隔一小时，这个团又将一架轰炸机打得冒烟起火。

第二天上午，133团再将美军一架“野马”式战斗机打得凌空爆炸。

一连4天，15军击落了7架美机。志愿军总部当即通报嘉奖，并向全军宣传推广第15军的对空作战经验，在整个朝鲜战场上掀起了步兵打飞机的热潮。到朝鲜战争结束时，仅15军就击落击伤美机882架。

冷枪冷炮战一直持续了大半年的时间，使美军吃尽了苦头，相反，志愿军的士气却得到空前的高潮。到上甘岭战役打响前，15军共毙伤美军19921人，其中防守537.7高地北山的135团，毙伤美军3558人，而15军自己仅伤亡35人。

为了庆祝冷枪冷炮战的胜利，一位名叫蒋中清的战士，满怀激情写了一首“塔诗”：

打
冷枪
要提倡
这个战术
真正叫吃香
代价小胜利大
这是敌人致命伤
射手找好隐蔽位置
射击之前先把子弹装
注意敌人活动眼看四方
发现情况沉住气不要发慌
先瞄好准到有效射程再放枪
一枪撂倒一个两枪撂倒它一双
你也打我也打得鬼子晕头转向
为了世界和平坚决把侵略者消灭光

敌阵游击

由于15军在阵地上全面开展冷枪冷炮杀敌竞赛活动，打得美军失魂落魄，整日躲在碉堡里，很少出来活动。

“你不出来，我去摸你。”15军决定各前沿部队，组成精干小分队主动到美军阵地上去

活动。

于是，每到夜晚，在西起发利峰、西方山，东至五圣山、忠贤山的中部战场上，一支支精干的小分队，幽灵似地通过前沿阵地，钻进美军的阵地。

小分队的敌阵游击活动捷报频传。

5月4日，29师第87团侦察排及5连1排，在古阙洞设伏，一举歼灭企图偷袭15军阵地的美军两个排大部。

7月18日黄昏，44师第130团2连排长原守生带一个加强班，在上佳山西侧埋伏，全歼美军一个班。

45师在冷枪冷炮活动中，战绩卓著，这次开展敌阵游击活动自然也不会甘心落后。45师经研究决定由副师长唐万成亲自抓这件事。

一天，唐副师长来到133团7连，让7连长挑6个精干小伙子组成捕俘小组，到美军阵地上去抓“舌头”。7连长很快找来6个战士，并让班长王雄林担任组长。

夜幕低垂，王雄林带着5名战士出发了。他们很快就摸到美军占领的无名高地。可是，等呀、等呀，一直等到东方发白，还不见美军的影子。大家心里急得怦怦直跳。王雄林心想：难道这里没有鬼子？不对，观察所明明报告说，这个高地上有美军一个排，他们一定是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行，不能就这么回去。非等他们出来不可！

王雄林决定，继续潜伏下去。

天一擦黑，王雄林带着几个战士又向前爬了几十米。正要再往前爬，忽听“砰”的一声，一颗照明弹腾空而起。大家伏在草丛中，借着照明弹的光亮观察，发现两个美国兵吹着口哨，从山后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

也许是以为志愿军不会出来这么早，两个美国兵很是放心大胆，斜背着枪。一边走，一边叽哩哇啦地说着话。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王雄林把手一挥，几个战士从背后，如猛虎扑食般猛扑上去。六个人分成两个小组，一组对付一个。两个人扭住胳膊，一个人掐住脖子，使美国兵叫不出声。两个美国兵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乖乖地当了俘虏。

三 山雨欲来风满楼

大器晚成的范佛里特

战争不仅是力量的争斗，同时也是智慧的较量。15军边打边筑城，在中部战线搞得红红火火，在五圣山正南相去20多里的鸡雄山上，秦基伟的对手詹姆斯·范佛里特，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这位已年近古稀的老将军是去年4月接替升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就任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一职的。

在美军将领当中，范佛里特算是一个老字辈，他比现任“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和上任司令李奇微的资格都老，1915年即毕业于著名的西点军校，与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是同

班同学。可是，到朝鲜战争爆发时，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都已是五星上将，一个身任欧洲北约盟军总司令，一个坐镇美国，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而他范佛里特才是个中将。这倒不是因为范佛里特干得不出色，恰恰相反，他在西点军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毕业后进入部队服役，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官。然而，范佛里特的仕途一直磕磕绊绊，在上校职位上苦熬了十多年，就是晋不了将级。

1943年1月，柯林斯到英国出任美国第7军团指挥官，范佛里特就是这个军团所属的第4步兵师第8步兵团上校团长。柯林斯第一次视察这个团时，范佛里特就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柯林斯把他视察的情况报告给了集团军群司令布莱德雷，并说：“我们让范佛里特当团的指挥官实在是浪费他的才能，他应当指挥一个师。”布莱德雷回答说：“好吧，乔，他在你的军团，你就看着办吧！”柯林斯说：“如果范在大举进攻的开始，干得像我想象的一样出色，我将立即推荐他为陆军准将。”

范佛里特没有让柯林斯的期望落空。于是，他在自己的小师弟的推荐下，终于成为第90步兵师师长，并晋升为准将。从此，范佛里特时来运转，官运亨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已成为一个军团的指挥官了，并被誉为“山地战专家”。

1947年，已升任陆军参谋长的柯林斯再次向国务卿马歇尔推荐，让范佛里特去领导派往希腊镇压共产党的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这一次，范佛里特仍旧干得十分出色，因此，在李奇微被调往东京担任远东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之后，柯林斯就信心十足地推荐范佛里特接替李奇微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并于1951年4月14日到职。

到此，急于建功立业的范佛里特总算觉得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明白，对他这把年纪的老将军来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他要尽其所能，让朝鲜变成他范佛里特声名鹊起之地。因此，一到朝鲜，他就想尽力保持李奇微创造的向前推进的势头。

然而，命运把范佛里特实实在在地捉弄了一次。他刚一上阵，正赶上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第五次战役，一战下来，范佛里特损兵折将，8.2万人马被消灭。紧接着，战局便随着北来的寒流冻僵了似的凝固住了。

“山地战专家”在多山的朝鲜战场上遭此惨败，这对范佛里特来说实在是失“体面”。然而，祸不单行，其志未酬，美国第五航空大队又给他送来一份报告：他的长子、中校飞行员小范佛里特，在三八线以北的物开里地区执行轰炸任务时，被志愿军高射炮火击落，至今生死不明。

打那以后，部属们发现这位上了年纪的司令官，精力莫名其妙地充沛，攻击欲望越来越强烈。

“大棒”、“还乡”、“筷子”计划遭扼杀

1952年，刚刚熬出朝鲜最寒冷的1月份，范佛里特便像头早早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大熊，摇摇晃晃地从西部防线一路视察过来。

2月中旬的一天，范佛里特乘直升机飞落鸡雄山顶，视察中部防线。刺骨的北风中，他远远眺望着那片以平康为顶点，金化、铁原为底边的三角形地带。美国第9军军长詹金斯少将在一旁向他作着介绍：据情报，中共第15军和第38军用两个师的兵力，并配置了强大炮群，扼守这块战略要地。

闻听此言，范佛里特面露惊奇神色。共军把两个王牌军放在这里，看来真是下了本钱。禁不住感叹道：“真是铁三角啊！”

此语一出，此后，美军和韩军官兵皆称平、金、铁地区为“铁三角”。

“一定要把敌人当作生命线死守的‘铁三角’地区拿下来。”范佛里特恨恨地说。

回到位于汉城的集团军司令部，范佛里特再也按捺不住急迫的心情，亲手拟定出代号为“大棒”、“还乡”等好几个进攻方案，计划在春暖花开的4月向中朝军队发起进攻。

作战方案刚刚拟就，恰巧李奇微来汉城视察。

范佛里特呈递上他的“大棒”和“还乡”。

李奇微信手翻了翻，半点老校友的面子也不讲，一句话就把它们全给否了：“我不喜欢这些方案。”连讨论的余地都没有。一个月的心血泡汤了。但范佛里特还是尽量克制住了自己，虽然他的资历比李奇微还要老。

范佛里特望望已成为一堆废纸的作战方案，一言未发。他很知趣，既然受制于人，那也就没有什么好争辩的了。

然而，好战而又脾气倔强的范佛里特并不死心。李奇微一走，他又冥思苦想了一个多月，于4月初拟定出“筷子6”和“筷子16”两个方案。“筷子6”方案的要点是：“联合国军”发动一次局部进攻，将中部战线推进到金城、平康一线；“筷子16”方案的要点是：把战线推进到东海岸南江河口高城一带。

方案拟就之后，范佛里特亲自飞赴东京，面呈李奇微审阅。

李奇微先是拿起“筷子6”，漫不经心地看了几页，然后很冷漠地说道：“这个方案所规定的目标，从地形上看，攻占后不利于防御。”他举起“筷子6”方案，向范佛里特晃了晃，坚决地说道：“放弃它。”

范佛里特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对剩下的“筷子16”也不再抱任何希望。他简直沮丧到了极点！

然而，李奇微拿起“筷子16”方案后，却看得相当仔细。看完后又沉思了很久。弄得范佛里特在一旁如坐针毡，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经再三权衡利弊，李奇微认可了“筷子16”方案。只是末了又提了一个附加条件：“美军不参加此次进攻。”除此之外，其他任由范佛里特自行决定。

这个附加条件，一下子就把“筷子16”变成了一场小打小闹。但小打也比不打强，在范佛里特看来，能得到李奇微的首肯，总算一番心血没有白费。

然而，范佛里特天生倒霉的命，就在他万事俱备，准备出击之时，发生了韩国巨济岛战俘营虐待中朝战俘，战俘们愤而反抗，扣押了战俘所所长杜德少将的事件。此事一败露，世界舆论为之大哗，弄得一向自诩讲人道的美军尴尬万分。为避免在板门店谈判桌上再次陷入被动，李奇微急令范佛里特停止实施“筷子16”计划。

“筷子16”就这样又中途夭折了。

“摊牌作战”计划出笼

“筷子16”的夭折，使范佛里特伤透了心。然而，就在他几近绝望之时，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艾森豪威尔因要参加美国总统竞选，辞去了欧洲盟军总司令一职。4月28日，杜

鲁门总统宣布由李奇微接替这一职务，同时还宣布由美国野战部队司令马克·克拉克接替李奇微，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和美国驻远东军总司令。

这一很平常的人事变动，使范佛里特快要燃尽的进攻欲火又死灰复燃。

转眼，秋高气爽的9月来到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范佛里特亲率军师两级指挥官登上了鸡雄山顶。这天的能见度极佳，不用望远镜也能看清五圣山志愿军阵地情况。

这位做梦都想亲手打破战场均衡，饮马鸭绿江的老将军，用手指着对面连绵的群山，对部属们说：“你们都好好看看我们的中部战线。东起北汉江上游，西至铁原的近70公里地段上，有金城盆地，有铁三角地区。敌人的要冲五圣山也在这里。它是我们整个防御的胸部。看到那两个高地了吗？三角形山和狙击兵岭，它们太突出了。突入我们战线太深。要拿下它们。我认为，如果拿下这两个高地，五圣山也就唇亡齿寒了。”

在一旁的美9军军长詹金斯搭腔说：“是该和中共军队摊开牌来打上一仗了。”

闻听此言，范佛里特心里一动，心想自己已想好的新的进攻方案还没有代号，不妨就以“摊牌”命名。

回到汉城，范佛里特将“摊牌”作战计划最后敲定，然后即派专人送往东京面呈克拉克审批。随方案还附上一封亲笔信。信中说：“为了扭转局势，我们必须首先采取小规模进攻行动，使敌人陷入被动防守的地位。目前，我们都是为应付敌人的进攻而采取防守行动，致使遭到1951年10月和11月以来最惨重的伤亡。因此，改善金化地区的防御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地说，就是对中共和朝鲜方面发动的战术反击实施报复，立即发动代号为‘摊牌作战’的‘金化攻势’……”信尾，他措词强烈地要求克拉克批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

东京第一大厦，“联合国军”总司令部。

“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上将面对大海，凝视着窗外远方的东京湾，在苦苦地思索着。他背后的办公桌上摊放着范佛里特呈送上来的“摊牌作战”计划。

克拉克在美国军界也算是一个风云人物。他出身于一个军人世家，早年就学于著名的西点军校，与李奇微和柯林斯是同班同学。西点军校毕业后，他一直在陆军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先后出任美国第5军军长、第15集团军司令，率军在意大利战场作战。他不仅善战，而且稳重，因此，深得当时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赏识。战后从1945年到1947年，他被马歇尔选中作为他的代表出任联合国驻奥地利的高级专员，并出席了对奥地利的媾和谈判，有同共产党谈判的经验。1947年，他从欧洲回国后，先后出任美国第6军军长和野战部队司令官。接着，便来到朝鲜战场，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克拉克在沙发中沉思了一阵后，下了决心：先到朝鲜前线看看再说。

汉城，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室。

范佛里特手持一根长长的指挥棒，站在一张悬挂在墙上的巨幅军用地图前，正侃侃而谈。下面的会议桌四周坐着克拉克、美9军军长詹金斯、韩军总参谋长白善烨和几个高级参谋人员。

“这就是三八线，这是敌我双方的实际接触线。”范佛里特带着浓重的鼻音，对着地图边指边说。

“在敌人的防线上第一线摆了10个军，从西向东分别是第63军、65军、40军、39军、